年,无可争议地近了。

不论你愿不愿意,年的岁历、年的号 角、年的气象,总之,年味,在催着你往街

要忙起来,老的、少的,都仿佛得了感 召,忽然褪了旧岁的慵懒。出门、抹粉、新 衣、新鞋,暂不论过程如何烦琐讲究,到头 来,准要换个新鲜的模样。别管过去的失 落遗憾,到这个光景,脸上要挂着笑,举止 要和气,行动上必须大方起来,要时刻端 着一副喜洋洋的精神气,这才满意地出了 1,]。

巷里、街里、集里,奔走、扎堆、你来我 往,都往前赶,欢实起来。赶在旧历前,扫 去阴霾,沾沾新岁的吉祥,拱出一个热腾 腾的"年"样。

到货摊前,走走、瞧瞧,到处热热闹 闹、到处有声有色。各种与年关联的物样,

要放了眼打量,又细细地凝神,绝不落下 一件。看上了,要擎在手中揣摩,心底里要 做谋想,嘴上要干脆利落——"少五块,给 十块,便宜就要了!装上装上!"讨了价,心 中才是圆满了。不讲价,就缺了一样感觉, 这感觉一定是年味!

最关键的,腰包里要备足了年钱。

大红的对联、雕镂的窗花,照往年的 经验,定要买足了。余了也不怕,往年未贴 红的地方今年都贴上,哪里都是,要溢出 喜庆。臂长的大花鲢,要扑通乱跳的,三条 五条,往多了备着,养在水里,现做现吃, 十足的鲜味。其他的海货肉食,有料理经 验的,就捎上几样,没尝过的,愿意试试新 花样的,不妨也带上几种。

至于小吃一类的,炒货、坚果、蜜糕、 果脯、鲜瓜、灶糖……都称上一点儿,不怕 多,到除夕,十几张嘴可等着呢。还有谷

酒、甜饮、响炮、新布、调味料这些必需的, 一携进袋里。

碰上趁手的工具,锅盆瓷碗、掸尘扫 具,也要狠下心来买了,旧的糟的,通通换 下,为着家里有个新景,心里有个新样,任 谁看了都会觉得这年过得新奇、过得有样。

半晌过去,手里准是满满当当的。往 回走,迎遇街坊邻里了,教他们心里觉得 这家要过个丰年,如此,心里才得了满足。

到家,一天仅有的几个时辰,在分分 秒秒催着你动起大锅小灶:烧、炸、炖、卤, 烧肉、烧鱼、烧虾、烧鸡、烧鸭,炸丸子、炸 黄鱼、炸豆腐、炸酥肉,炖排骨、炖牛肉、炖 大鹅,卤大肠、卤鸡腿、卤香干、卤猪头肉, 等等,天南地北、五花八门,按着自家的喜 好,变出山珍美味,为了不辜负这年的召

蒸笼里各样的小碗要摆齐堆满,什么

粉蒸肉、蒸火腿、蒸花鸭、蒸羔羊、蒸蛤蜊, 又是蒸豆角、蒸水粉、蒸竹笋、蒸蛋羹、蒸 娃娃菜,总讲究个荤素搭配、咸淡调和,妥 当后便合盖升温,要让灶口的熊火滚出浓 白水汽,腾出单属于新年的撩人滋味。

案上的红绿花彩的面团,要仿着畜兽 的神态,造出一些个鲤鱼瑞兔飞燕鳞龙巳 蛇的活样,要为年里增了生命,添足生气。

窗前的腊肠、腊肉、腊鱼、腊鸭等一应 腊货,必是要挂满了的,要表现出对年的诚 意,露出些家底富足,预定新岁的年年有 余,好让人家通通瞧见了,赞上一句:"嚯! 这人家,瓷实嘞!"这些话,甭管多少,也绝 对是年的一分子,必要添了年的隆盛。

至此,也仅推进了年的各项准备的小 半,各处所忙的、所付出的,的确是为了迎 接我们最期盼的、最热忱的年!

我们满怀新愿,等待新年的到来。

■ 唐雅冰

日历越翻越薄,年味越来越浓,小城里 每一棵行道树都穿上了彩灯外衣。街头到 巷尾,高高悬挂的大红灯笼无声地向远方 游子发出归家的召唤。

"老师,请给我写个'福'字。"

"同学,请帮我写一副贴堂屋大门的对 联。"

"我有3个儿女,请帮我写3副对联。" "我儿子马上结婚了,可不可以帮我写 副喜联。"

公园广场一隅,十几张桌子一字排开, 几位老师带着几名学生或站或坐,铺纸、倒 墨、蘸墨、舐笔、落笔……正写着春联。刚开 始,同学们还有点紧张,稚嫩的脸上挂着些 许羞涩,每一个动作都小心翼翼。一个、两 个、三个……围观的人渐渐多起来。

得知是中江县御河中学的师生在免费 写春联送祝福时,一位老人尝试着拿起一 副写好的对联:"我可以要这副吗?""可以, 爷爷,我再写个'福'字送给您,祝您幸福健 康!"老人高兴地接过对联,脸上每一条皱 纹里都夹着笑意,"现在写毛笔字的人少 了,能有一副手写春联真好!"

"我请一副。""我也请一副!"

围观的、求对联、求福字的,很快围了 里三层外三层,纷纷对师生们投去赞许的 目光。在赞扬声中,同学们渐渐抛开刚开 始的拘谨,越写越自如,还不时大大方方 地与观者交流,"您可以选择喜欢的内容, 我现场写。""谢谢叔叔阿姨鼓励,我明年 会写得更好。""我是学校书法社团的,我 喜欢书法……"

也有家长牵着自家小孩前来观看写对 联,眼里满是羡慕与期许,并现场说教起 来:"今后就去哥哥姐姐们的学校读书,去 学书法。"一位大娘说家里有3个儿女,请 一名同学连写了3副对联。小心翼翼地提 着墨迹未干的对联,她狠狠地吸了一下鼻 子,陶醉地说:"嗯,就是这个味道,墨香。商 场里发的那些打印对联总感觉少了点什 么。这个我一定要回家就贴上。"

这一隅,师生们安安静静地写对联, 不远处,大妈们的广场舞跳得热火朝天。 动静之间,各有各的活力。不知不觉中,跳 舞的大妈们也排在了等对联的队伍后面。 看师生们忙得不可开交,我忍不住手痒, 也拿起一支笔。笔在纸上游走,心绪却飘 得很远。

以前家家户户都贴对联,堂屋、卧室、 厨房、猪圈、牛羊圈都贴,春节贴春联,嫁娶 贴喜联,做寿贴寿联。那些对联大多是请当 地书法水平较高者所写,内容有的会根据 求联者家的具体情况拟撰,有的直接套用 诗词或者名言名句,当然也不乏插科打诨 的,如在厨房贴上"干饭稀饭莽莽,肥肉瘦 肉嘎嘎""小米稀饭清澈见底,袖珍馒头小 巧玲珑"之类。那时的对联,纸是自己花钱 买的,字是当地先生亲自研墨手写的,贴对 联的浆糊是自己用面粉搅的,自然都很珍 惜。无意间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只要 上一年的对联保存完好,第二年的对联就 直接贴在上一年对联的上面。于是,有些人 家门楣上的对联多年后会积下厚厚一层, 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刷精美且免费送 出的对联越来越多,买东西送、存款送,一 些商场搞活动也送,年前到街上逛一圈,只 要你愿意,顺手收获几副对联不成问题,甚 至在垃圾桶边也能时而发现被人扔掉的根 本没有打开包装的对联,可想要找到一副 手写对联却不容易。印刷字虽然整整齐齐、 漂漂亮亮,可怎么看都少了一分温度。

已到正午,面对后面排队的人群,我们 只能一遍遍抱歉地说:"今天上午到此结 束,还有需要的请明天再来。"看着师生开 始收拾东西,人们虽心有不甘,却不得不离 开。突然,我感觉有人扯了一下我的衣角, 低头一看,是一个8岁左右的小男孩,我以 为他是来看热闹的,笑着说:"小朋友,你家 大人呢,该回家吃饭了。"他蠕动着嘴唇,憋 了许久,才怯怯地说:"阿姨,我一上午都排 在你身后,我,我也想要一副。"这小家伙守 了一上午,就是为了一副对联。我心底涌起 一丝自责,马上对一名正在收拾东西的同 学说:"你再帮弟弟写一副对联。"然后我也 提起笔,写了一个大大的福字。小男孩双手 接过对联和福字,非常仔细地折了几下,再 次仰起脸说:"我也想学写字,要写得像老 师和哥哥姐姐一样好。"暖阳给他纯真的笑 容镀上一层淡淡的色彩,我分明看见一颗 书法的种子,正在悄悄发芽。

■ 王优

"巷口一台黑黝黝的铁筒子爆米花机和 一队等着爆米花的孩子。庄筱婷拿着一个纱 布口袋站在队伍最前列,林栋哲一手端着一 碗大米,另一手攒着一把毛票站在她身边。 '砰砰'几声巨响之后,一大袋香喷喷的米花 出膛。庄筱婷和吴姗姗撑开干净的纱布袋,装 满米花,林栋哲付了钱,大家分了几口爆米 花,一起往家走。"

读至此处,我不由得咧嘴一笑。《小巷人 家》里的烟火味更加可触可感、可亲可爱了。 黝黑的铁罐、熊熊的炭火、焦渴的目光、喷香 的爆米花,这分明就是我少时的亲身经历,是 凛冬里冒着香气的温暖记忆。

记得儿时,每到冬天,最令人期待的便是 爆米花的香味。寒气愈来愈紧,春节愈来愈 近,街口"砰砰"的响声愈来愈烈。身着长围裙 的老师傅从早忙到晚,铁罐还在火上滚,爆米 花的香气就从街头飘到街尾,路过的人忍不 住翕动鼻子,狠狠嗅一口。

寒风、严霜、飞雪,轮番收割着身体的热 量,胃越来越空,嘴越来越馋。瓜子、花生糖是 稀罕物,价廉味美的只有爆米花。日子虽然不 宽裕,但几乎每个母亲都会用大米和玉米,炒 了爆米花给孩子们做零嘴。我抱着一小袋大 米或是玉米,兴冲冲地跑向村口,呼呼的风吹 在脸上一点也不觉得冷。小芳来了、二妞来 了、狗娃来了……一台老旧的爆米花机,像是 一位沉默的老者,静静地等待着孩子们的到 来。排队等待的过程总是既焦急又兴奋,每个 孩子都紧握着自己的粮食,眼睛紧紧盯着那 台神秘的机器,心中充满了对即将到来的美 味的期待。

颀长浑圆的铁罐子仿佛一枚导弹,即将 发射出欢乐喜悦。黑脸的老师傅将大米或是 玉米倒入那黑漆漆的铁罐中,加入一点点糖 精,然后密封好,放在火上慢慢旋转加热。我 们围成一圈,目不转睛地看着那铁罐在火焰 上翻滚,听着里面渐渐响起"噼里啪啦"的声 音,那是谷物在高温下爆裂的声音,也是我们 心中喜悦的节拍。当压力达到顶点,老师傅会 突然将铁罐从火上取下,快速地将出口对准 一个长长的布袋,然后"砰"的一声,爆米花如 同雪花般喷涌而出,那声音震耳欲聋,却又让 人兴奋不已。

老师傅取下粗黑的麻袋,手一抬,喷香的 爆米花"哗"地倒入撑开的塑料袋里。我赶紧 抓几把放进衣服兜里,再用布条把塑料袋口 扎紧,然后打着袋子一边走一边吃。烫烫的爆 米花"嚯嚯"作响,浑身暖和起来。我口中嚼着 爆米花,心中更是乐开了花。那时的爆米花不 像现在的爆米花那样细腻,而是带着一种粗 糙的质感,每一粒都饱满而有嚼劲。糖精的甜 味与谷物的香味完美融合,吃在嘴里、甜在心 里。未来的日子,不管风如何吹、霜如何重,木 柜子里的爆米花始终是温暖香甜的。

新年到来,爆米花更是成为了相互串门 的必备礼物。邻居来了、亲戚来了,赶紧装一 盘爆米花出来,边吃边聊。家长里短、桑麻农 事,都在爆米花的香气中氤氲开来。一袋袋爆 米花,不仅仅是食物,更是亲情与友情的传 递,是冬日里最温馨的交流。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街头巷尾用铁罐 炒爆米花的身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瓜 子、花生糖再也不是稀罕物。电影院里,一桶 桶爆米花跻身吧台,再也不是儿时的模样。现 在的爆米花,大多是由机器快速生产,虽然更 加卫生、更加便捷,但却少了那份等待的期 盼、那份手工的温度、那份儿时的回忆。我怀 念的,不仅仅是爆米花的味道,更是那份简单 而纯粹的快乐,那份在冬日寒风中,有所待有 所盼的希望与满足,那份与家人、亲朋围坐一 起分享的温暖时光。

爆米花是开在冬天的花,将冷硬的冬天 爆得喷香。它独特的味道,永远留在了我记忆 的深处。



一年灯火要人归

一进腊月,小城的街就被打扮成灯街。 各种形状的灯笼从街头挂到街尾,或者跨 街挂成一道虹桥。小彩灯则串成绚丽的游 龙戏凤,或把树挂成灯树。满街的灯亮起 来,红纱轻透,灯光朦胧,像开在夜色中的 花朵,空气里氤氲着喜庆的味道。

大街上,过年的气氛更浓。红红的中国 结、鞭炮、灯笼、对联,开始渐次登场。远看, 是开在腊月的花儿,生动了水寒山瘦的冬 天;近看,是似水流年里铺陈开来的小小的

画,其实已经名不副实了。

记得小时候,家里扫完尘土,母亲就会 给染满了岁月痕迹的土墙贴上几幅画。贴 远在他乡打拼的小伙失业了。春节将近,为 孩子爱吃的糖花子和丸子,卤肉、煮肉,再 上画,屋子便立刻神采奕奕起来,有了年的 了不让含辛茹苦的父母担心,他告诉父母 买些熟食和菜蔬、水果、干果、糖和瓜子,年 味道。那时候的年画,大多是牡丹、鲤鱼跃 工作太忙,过年不回家了。知子莫如母,母 货就算置办齐全了。 龙门、丰收图之类。似乎贴上它们,来年就 亲从他说话的语气和微信步数发现了异 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富贵满堂。时尚一样,给他留言:孩子,遇到难处记得回家,妈 点的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经典故事。这 做了好吃的等你。小伙回到家时已是凌晨 么多年,那些画葳蕤在我的记忆里,有着贴 2点,一进门,父亲喜滋滋地围着他转,母 心贴肺的暖、简单纯粹的美,层层叠叠,成 亲张罗着煮饺子。想到自己的处境,他神色 过年,别辜负了"一年灯火要人归"的殷殷 了时光深处的温柔珍藏。

最热闹、年味最浓的要数菜市场。陪母 亲去逛早市,一进大门,就被沸腾的人声包 围了。母亲把逛菜市场积累下的心得,一一 说给我听。我挽着母亲边逛边学菜市场秘 笈,看着市场里一颗颗、一个个整整齐齐摆 在架子上的姹紫嫣红、青翠欲滴,感觉越来 越近的年像一片生机勃勃的原野,光是目 不转睛地看着,就已经令人馋诞欲滴。

走在路上,家家户户的玻璃都亮得能 当镜子照。阳台上晒着清洗后各色的床单、 被罩和衣物。它们摇曳在明媚的阳光下,带 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买年画。说年 着时光沉淀后的烂漫、安详、铺陈着一种让 花、麻叶、糖花子、馓子。再发面、和面、起 人沉醉其中的岁月静好。

黯然。母亲安慰他:傻孩子,有钱没钱,回家 催促。

过年,天塌下来有爸妈顶着。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姜夔的《浣溪沙》 里的"一年灯火要人归"。在外漂泊的词人 在过年回家的路上想起自己的艰难处境, 内心酸楚,愁云惨淡。但看见江边的春草萌 生、点点春绿,他又想:家中梅树的花枝,应 该长到能触到门楣了吧?过年的灯火,也在 呼唤着他快点回家呢。

■ 吴玉琴

千年时光流转,"一年灯火要人归"仍 在年复一年中上演。

陆续准备过年的吃食了。先炸油食,麻 面、揉面,上笼蒸上几锅点缀着枣的小鱼、 短视频上看见一个让人泪目的故事: 花朵等形状的软馍。如果不想费事,炸一点

> 万事俱备,等你回家的不仅有万家灯 火,还有亲人的翘首期盼。

> 家乡的灯火已为你点亮了归途,亲人 已为你备好美味。在外拼搏的你,记得回家

归乡的行囊

大街小巷。这几天,地铁里带行李出行的人 满足。 变多了,手中的行李箱、肩上的背包和臂弯 累赘且幸福。

满当当,许多盒子的直角被塞得凸了出来, 的思念。 组成了"3D纹理",拉链勉强才拉上。

奔波,再加上那沉甸甸的行囊,有多么累 长的"候选者":给外婆的美味糕点、给外公 赘。这位大叔显然也有些吃不消,他卸下负 的腌制肉品、给父亲的温暖棉衣、给母亲的 重、收拾停当,才缓缓直起了腰背,揉捏起 漂亮饰品……礼物逐一被赋予寓意,替我 过年的人都清楚那份带着幸福感的重量。 来。我在这时看见了他的脸,一张五六十岁 表达含蓄的情感、深深的祝福。 的黑红脸庞,上面爬满皱纹、沟壑纵横,神

春节将近,归乡的气息弥漫在城市的 情里没有疲惫,而是透出了由衷的愉悦和 罢休,继续用"大块头"和"沉甸甸"填充行

见车厢过道被自己占去大半,他不好 里的礼盒,为他们的行程写下了注脚—— 意思地抓抓脑袋,讪讪笑着,歉疚地对周围 苦吃。我清楚轻装上阵的自在,可是,对家 的乘客说:"一年没回家了,给家里人多带 人的思念与关心搅乱了思绪,让我高估了 那天,我在地铁车厢听见一阵拥挤的 了点礼物。"也许是被他的话引起共鸣,也 自己可以负重的公斤数。 喧哗声,循声望去,一位浑身"挂满"行李的 许是被他的笑容所感染,大家纷纷跟他搭 大叔正在往车厢里面挤。他弓着腰、驼着 起话来。说起家乡的山山水水、亲友琐事, 重。"我们与故乡的距离,不仅是空间上的, 背,看不清面容,所见唯有背后半人高的蛇 大叔的脸上堆满了孩子般的幸福笑容。我 还是心灵上的,每一步的远离,都增加着一 皮袋、肩上鼓囊囊的麻布包以及手里拉着想,那垒得高高的"行李山",不是跋涉的负 的旧皮箱。那蛇皮袋尤其惹眼,里头塞得满 累,而是他幸福的源泉,是他积累了一整年

携带新年礼物赶长途,也是我每年要 这架势,简直像在搬家。想想看,一路 做的功课。出发前,备选礼单上早已列出长

行李箱被撑圆,双肩包已装满,我还不 再难走的路,也成了坦途。

囊。可以想见,携带这几大件行李赶路,旅 程该是如何辛苦。但对我而言,这并非自讨

唐诗有云:"飘泊方千里, 离悲复几 份离别的哀伤。同理,行囊的重量,不仅是 物理层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每一步的靠 近,都在减轻着一分负累的辛劳。

早知行囊重,却年年负重而行。因为数 字的加减乘除,根本算不出游子内心的期 待与满足。

归乡行囊重几斤?不必问,每一个回家 负重回家难,可是团聚的念头盘踞在心里,

■ 王缘